

華東史地文獻 第二十卷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第三輯

華東史地文獻

第二十卷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重大整理項目

本輯主編：丁鳳麟 方寶川 史梅 李西寧

徐曉軍 黃顯功 傅德華

本卷目錄

兩浙名賢錄

二

〔明〕

徐象梅撰

.....

〇〇三

【明】徐象梅撰

兩浙名賢錄

二

〔明〕《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明徐象梅撰，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白口，單魚尾，四周單欄（配鈔本無欄框，無魚尾）。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書口下方題有『光碧堂』。

徐象梅，字仲和，生卒年不詳，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著有《琅嬛史唾》十六卷。後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提要。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目次

經濟

明四

右都御史沈汝楸子木 子微知微煇微恒附

湖廣左布政馮汝迪叔吉 子若昌若舒附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櫨

右都御史吳時來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經濟目次

卷之三十

十一

光緒

四川按察司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九揚附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兵備副使陳履卿茂禮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順正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贛州府知府顧朝肅鈴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目次終

經濟目次

卷之二十

十二

光緒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黃國何履貞仲方氏聞

經濟

明四 共二十一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 子微招微停微恒附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富陽縣知縣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闖又橫索時太守有心疾將箕歛於閭右以供子木裂皆爭之乃已子木又謂

經濟

卷之二十

光緒堂

王長史曰王而體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啓王王曰此賢令也即日命從官揚帆去明年歲飢救有條民不知其無年摧虞衡主事領盛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牟戎器具數而已子木立召工匠嚴諭之口若曹不覲庚戌事邪虜酋入寇兵甲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并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果倖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雷司

經濟

卷之二十

光緒堂

空禮大嘉賓之曰此實心任事者使人人如此何職不舉未幾遷都木員外郎是時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建甚多子木亦兼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進郎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出爲建昌知府前此江右有洞夷警郡募兵爲備多江北人人之議罷奉令者失調護諸卒呼噪不散勢將爲亂子木急馳車往諭之曰汝輩誠不畏死乎勁兵在近壞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履之費以行脫介胃反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搏額曰公實生我遂羅拜去是日微子木幾殆摧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徑縣令寓郡遙領之不人縣而令馬希武者慙喜事妄議城焉子木曰此示之疑也僅將生心而直指李良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木半諸糧已罄警譁馬猶不省設爲大言無何變起竟殺馬令上震怒命急剿之而聞府郭應聘重發兵撤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士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微至已正月來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會道中又大雪沒膝乃

經

卷之二十

三

沈聖堂

粵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子木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子木曰：「此引盜自逼也。」吾一退諸邑，如破竹矣。客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都指揮黃鸞率浙兵三千直趨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連破七十餘營，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戮其酋督府疏聞。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叅政仍領右江，未幾與廣東失，剿羅旁窮其穴，拓地千里。以功晉布政使，為忌者所中，降湖廣右叅政督

經

卷之二十

四

沈聖堂

皇帝孫。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即當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貌無成說，生為金潢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赦舍候伯有無依，不亦悲乎？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夫忠於建文者，且祀矣。」乃建文獨不得祀。邪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曾以景皇帝為此議追謚夫謚固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次間稱號難定，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時降，第獲暨暨一組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為留都誕育之區，臨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即其處或附於高皇帝之側，不則懿文太子之側，廟祔弗淪儀典，斯秩累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惟欣交暢於皇上之善繼述矣。奏上下禮部議，如所擬覆上，不報。然時論趨之，轉通政使，乞身不許。晉南京右都御史，稱疾不赴歸里，偶以病脾卒。年八十有二子木狀貌魁梧，昂然挺立，為人慷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可

涯渙居官不上虛聲所經畫皆久遠計崇理學工文辭
有著述數種藏於家子四微煥大名通判微煥南工部
郎中微煥見官南京兵部尚書微煥貢生

湖廣左布政馮汝迪叔吉

子若昌若舒附

馮叔吉字汝迪其先出南唐二延尚書後徙慈谿代有
偉人父榮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岳憲副璋齊名娶錢
氏生子三叔吉其長也年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
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叔吉以子奇之賢河
陽之表賈生之文宰百里人望之如神仙或謂喜修文

經濟

卷之二十

五

九

者武事未必備定五革隱五刀終非吹霜噴露寒暑筆
端者所能辦而會洲之龍旱塘之湖二窟者聲勢相倚
每出輒署里閭曰某日劫西鄉某某日劫東鄉某吏提
手莫敢問叔吉庶幾左右隣與有連者容逮之至論曰
若隣賊而府賊府賊名寓罪浮於賊吾姑貸而窩凡賊
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有泄者先且族而家於是嚴城
中宿互控者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一意伺賊入
賊路頃之一賊魁入城隨以音立擒之其黨未知所出
數日復一擒之居數日又復一擒之賊徒震懼匿旁

空舍不敢出叔吉乃令鼓人擁鐸羣吏弊旗車徒無作
銜枚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孥以歸於是四郊

五涂戶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叔吉曰家以垣籬

畏閭爲城國以山河城郭爲護金城銀郭寇不敢賊吾

豈以門戶爲戲經營爲擾乎乃雉之軌之錯之不傾之

地卽言者交口不便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民依城

以完僉曰馮侯生我未幾召入爲小儀尋丁內艱中

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權徽州丞遷守池州進江西憲

副復左遷首少忝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

經濟

卷之二十

六

光

大江之濱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
淮物聚藏奸地寬長孽於是萑苻之閒潢池之警在在
而是叔吉於濱江設皖城荻港二營置二樓紅紅有
翼以戈紅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棧紅游徽江
上以察軍懸博譁賊嚴夜行行者執而錄其紅之首於
於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錫鳴若常山蛇
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壑飛騰楊公李成之徒
亡所厝趾賈人子弘綱巨艦連舳接轡風停雨歇卽野
泊如登堂與江賊既通鯨鯢不波而又虞其恣於陸也

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繁清溪隄護以千柳選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參軍爲中樞以二萬戶爲犄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百道亡飛走之虞金陵輦金湯之固江右蕪浙諸隣封亦俱枕枕上矣復從江南轄楚右丞尋晉左僅僅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申飭漕艘劑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無何而丁外艱歸遂絕意仕進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惟一意督訓子弟甚嚴二子若呂若舒次第舉應天舉南宮遂肩名輩而復以其訓二子者訓從子若愚及婿張九經濟

卷之三十

七

光緒堂

德俱以妙齡成進士駸駸登臚仕未艾也說者謂二廷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今復見於慈云叔吉爲人個儻負大節氣局宏廓而內周詳爲國家肩巨任重不避仇怨法所不可不移如山斷在必行雖貴有不能奪歷仕凡三十年其經濟大略出自天授精神所鼓金石爲飛雖簿書猥瑣靡不精核而籌畫兵務尤其所長孰謂修文者而不必諳武也然負氣嚴嚴耻屈意權貴而忌者亦用此修邳故終不能取大位掄材者至今惜之卒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

卷藏於家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櫟

范櫟字子美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慎庫蒞事日啖餅數枚以燕謹稱得時譽當事者因欲致之門下櫟不肯往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始補刑部建員外郎歷郎中出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櫟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櫟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杆城畫繕器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經濟

卷之三十

八

光緒堂

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饑櫟揭榜增糴預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斃墻築堡因盜商積粟爲持久計櫟度賊勢未解慮懷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款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櫟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舡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兵事甫訖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頭千里舳舻萬餘艘兵衛

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直民慮輒撤之賴傍廬置敵缸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枯丁夫俟役呼召甚棘賴略不爲儲備漕院大憂之召爲語賴謾曰明公在何慮耶佛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賴曰今王瓶方出糧缸必不敢入關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缸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就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

經濟

卷之二十

九

光緒堂

後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賴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者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劉沿途郡縣具王僮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賴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鶩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王食以辦此窮州儲糧何處奉子撫按然之爲咨諸禮部部更奏令第具僮直王額二十兩妃十兩者

供費巨萬計比至賴遣人持銀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渾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抵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孖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賴心疑其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聞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弗言捕賊也卒既散去賴命與謁客西門過街

經濟

卷之二十

十

光緒堂

市搏者前訴即收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聞乎叱令就繫入役傳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又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孖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潰散是事微賴且不測強吏皆悉譴死矣是無何而王帶城之後復起淮安故兩塘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其多簡也議合之懷意帶同漕院怒遣

經濟

卷之二十

十一

光碧堂

所著有洗心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於世。

右都御史吳時來

吳時來字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監臨梧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予不禦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上女趙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

經濟

卷之二十

十一

光碧堂

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縋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隍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啓水關，便輪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即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患均而費不充，諸營帖然。客兵素橫，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嫌，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懼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人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淳寧安能登卽登，從高磴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往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柱，夜遣卒運之城外，以爲木

柵杆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進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赴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出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隄中自相蹂躪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而

經濟

卷之二十

主

光緒室

本始所爲繫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分宜父子橫甚塵其牙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府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諳解輒鈴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者纔如累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履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

貌虎障蔽全吳保寧綏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堅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經濟

卷之二十

十四

光緒室

聖賢往往維訓詁自爲悟解洞窺性理秉心高亮規行矩步不媿姍姍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己責嘉靖己酉舉於鄉適母喪廬墓三載丙辰始第進士授行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通等倉時富人馮漢首怙定國勢貸千錢濟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巡漕使者噤莫敢發鯨方在事軍民投牒故陽不爲理漢意鯨庇己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考課皆伏論殺之又請裕邦儲飭漕政四事皆稱古施行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諸倉厥惟便鯨下令禁軍官軍一體惟官所界不得自請役罷罷海運魚膠餉之至今出按河南

卷之二十

光緒堂

十五

光緒堂

省驛通冗費以藉民力中使相戒毋入洛境是時伊庶人典樞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上所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溱京師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懷孟間鑰盜鳴鏑之雄爲爪牙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狀日伺上春秋高詞中朝有故卽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詰華亭徐文貞相國請曰有如轡車銀矢卒起兩河誰爲仇咸寧王伯安者相國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夏南昌之甲銷實挑之鯨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天子攬綱結網何寡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距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殫之相國大喜鯨馳至河南以叅政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略謂鯨曰洛陽所能縱橫四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鯨曰諾隨卿遂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第微視鑑歎息已而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

卷之二十

光緒堂

十六

光緒堂

間故隨卿乃屏左右曰若死期至矣伊潛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厚隨卿不疑相與伏地泣曰耿公生我隨卿後謬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若輪心共計且以若有從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隨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謬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吾當貸爾一死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詞疏上格不下卽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矣乃奏記相國相國以聞說諸大璫中援遂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上書大司馬言狀大司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事庶人不得聞時庶人護衛暨所招亡命尚萬餘人橫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擾人心適汚寇起鯨檄郡國集兵東大梁則駐汜水扼虎牢西商洛則駐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濟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隘以備汚爲名召王鑑齎牒數千人王官以散其黨遂上衆功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康